

學術論文

緬甸軍事政變及反抗運動：青年世代的角色

Myanmar's Coup and Resistance Movement: The Role of Younger Generation

林佾靜 *Yi Ching Lin*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Doctor of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在於研析緬甸軍方於2021年2月1日發動軍事政變，罷黜翁山蘇姬領導的民選政府後，青年世代在反對軍事統復辟的反抗運動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新世代的年輕族群所具備的網路世代特性及民主涵養成為反抗軍事獨裁的主導力量，思維及行動模式突破舊世代民運的限制，引領緬甸民主抗爭出現跨越性別、族裔及社會階層的特性。從和平抗爭到武裝對抗，年輕族群發揮的主導力量使得青年角色從緬甸政治發展的邊緣化提升到核心角色，不僅成為軍政府視之同等翁山蘇姬的敵人，亦對全民盟權力體系及國家政治板塊產生衝擊，將深遠影響後政變時期的緬甸國家發展。

From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and agency of Myanmar's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wake of the February 2021 coup by the military, namely Tatmadaw. The youths of Myanmar from all walk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arising and further engaging on a wider range of fighting activities, from non-violent demonstration to military mobilization, have proven a vital force to fuel the opposition against the military's ruling. The youth's participation into the post-coup resistance has been elevated from a supportive role up to a leading and significant actor with their democracy-cultivated value and technology-savvy social mobilization, leading a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post-coup era, ahead toward state-rebuilding process.

關鍵詞：軍事政變、軍政府、反抗運動、青年世代、全國團結政府

Keywords: Military Coup, Military Rule, Resistance Movement,

Younger Generation,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

壹、前言

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 (Min Aung Hlaing) 於 2021 年 2 月 1 日發動軍事政變，以選舉無效罷黜民選政府，拘禁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等「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下文簡稱「全民盟」) 國會議員及官員，隨即引發全國示威抗議。¹由緬甸醫護人員首先發起的「全民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CDM) 擴大延伸至社會各界及全國各地，軍方施以武力鎮壓手段，全國抗爭行動升高，在軍方的無差別暴力戕害下，民眾非暴力的和平抗爭路線轉向武裝對抗，全民盟成立的影子政府—「全國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 及少數民族武裝團體 (Ethnical Armed Organizations, EAOs) 訴諸與軍方的武裝對抗。從和平抗爭到武裝對抗，在反軍事獨裁的過程，青年勢力的崛起並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催生「緬甸之春」(Burma's Spring) 民主革命的動力。相較於 80 年代末期民運抗爭的青年參與，網路世代的年輕族群廣泛運用數位科技、網路串連及新媒介宣傳的策略，擴大民主倡議、國內動員及爭取國際支持，成為全民盟及民族武裝團體之外的第三股反抗勢力，並漸形塑出後政變時期的國家發展新貌，如催生建立緬甸民主聯邦及主張多元民族平等國家發展新局。

緬甸自第二次大戰後迄今經歷四次軍事政變，伴隨不同階段的民主運動，² 1988 年代大規模學運事件後的社會抗爭，長期為翁山蘇姬為首的全民盟所主導，2015 年首度勝選執政，2020 年更獲高達 83% 得票率，敏昂

¹ Ingrid Jordt, Tharaphi Than and Sue Ye Lin, "How Generation Z Galvanized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Myanmar's 2021 Military Coup,"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7 (2021), pp.2-5; 司徒宇，〈2021 緬甸軍事政變成因剖析〉，《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16 卷，第 1 期(2021 年)，頁 5-14。

² David Steinberg, "The Military in Burma/ Myanmar: on the Longevity of Tatmadaw Rule and Influence,"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6 (2021), pp.1-20.

萊為首的軍方勢力深恐 2008 年憲法將遭廢除，³軍權終將回歸翁山蘇姬的民選政府，⁴因此在新國會成立首日清晨即發動政變，宣布緊急狀態並快速成立臨時的軍事政權。對軍政府而言，認為消滅翁山蘇姬及全民盟就掌握政局的策略，未料招致青年世代群起反抗而受阻，年輕人成為次於全民盟的頭號敵人。二月政變之後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來自四面八方的青年族群成為引領社會反抗勢力的核心角色，新世代正在主導社會抗爭並尋求重新建構國家的契機，投射出緬甸自獨立以來因殖民主義、軍事獨裁、社會對立及族群仇恨對國家發展及認同造成的困境。⁵

非暴力抗爭是緬甸民運的傳統與策略，⁶也為緬甸群眾一開始訴諸的途徑。在和平抗爭階段，各方反對勢力的集結在 2 月至 3 月期間達到高峰，除全民盟成員、資深民運領袖，亦涵蓋公私部門、社會團體、學生、媒體、勞工、藝術工作者等各行各業人士。隨著軍方開始嚴打公務員、工會及其他顯著的機關團體，非暴力的示威抗爭式微並趨於分散，不易被鎖定的青年族群遂成為延續的力量。政變不到月餘，青年世代已位處引領全國抗爭行動的前線，在缺乏翁山蘇姬及全民盟的領導，青年角色更顯突出，廣獲國際矚目。3 月間隨著軍方武力鎮壓加劇，活躍於街頭及其他公開場合的

³ 緬甸 2008 年的憲法為軍政府所制定，保障軍方優越的政治及軍事地位，大幅提高翁山蘇姬及全民盟參政的限制，如規定國會的席位 25% 保留給軍方、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憲法授權總統將立法、行政及司法權移交給軍方參謀總長一年及婚嫁外國人的翁山蘇姬不得參加選舉等。請參見：陳鴻瑜，《緬甸史》（新北市：臺灣商務，2016 年），頁 266-270。

⁴ “How Myanmar’s Military Hangs on to Power Despite Sanctions,” *Bloomberg*, August 1,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nergy/2023/08/01/how-myanmar-s-military-has-hung-on-to-power-despite-sanctions/f84e539a-304b-11ee-85dd-5c3c97d6acda_story.html

⁵ Brian Wong, “The World Has Failed Myanmar, So Now Its Youth Are Stepping Up,” *Time*, March 4, 2021, <https://time.com/5943708/myanmar-youth-protests/>, last visited: 05/01/2023; Niharika Mandhana and Feliz Solomon, “A New Generation Takes the Lead in Myanmar Protes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0,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a-new-generation-takes-the-lead-in-myanmar-protests-11615395087>

⁶ 緬甸的非暴力抗爭源自印度甘地推動的「不合作運動」，也為翁山蘇姬所服膺並因此獲得 1991 年諾貝爾和平獎。請參考：Kaushikie, “Gandhian Nonviolent Action: A Case Study of Aung San Suu Kyi’s Struggle in Myanmar,” <https://www.mkgandhi.org/articles/gandhisnonviolentaction.html>

示威青年陸續逃離城市並轉入地下武裝活動，多數未曾有武裝作戰經驗，因此若干進入邊陲地區接受民族武裝團體軍事訓練，後來加入影子政府的人民防衛軍或自組武裝組織，以此長期對抗軍政府。青年世代在對抗軍政府的能動性形塑緬甸民運抗爭的新模式，也催化緬甸政治文化的轉變。

本文在於深入研析緬甸 2 月軍事政變後，青年世代在反對軍政府的全國抗爭運動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新世代的社會青年及校園學子所具備的數位科技能力、媒體敏銳度及民主涵養成為反抗軍事獨裁的新興力量，並突破舊世代民運的限制，形成跨越性別、族裔及社會階層的新態樣，可觀青年角色從緬甸政治發展的邊緣化提升到主要角色，不僅成為軍政府視之同等翁山蘇姬的敵人，亦對全民盟權力體系及緬甸國家政治板塊產生衝擊，深遠影響後政變時期的緬甸國家發展。

貳、緬甸軍事政變引發全國內戰

一、軍方武力鎮壓，和平抗爭轉為武裝對抗

2021 年 2 月 1 日原為緬甸新國會成立的首日，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以 2020 年 11 月大選無效推翻全民盟大勝結果，⁷隨即拘禁國務資政翁山蘇姬、總統溫敏 (Win Myint) 及全民盟的國會議員等，宣稱將舉行另一次大選，之後成立的「國家行政管理委員會」(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 SAC) 成為軍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政變後數日間，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期間的防疫醫護人員立即發動「公民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CDM)，並擴大成全國的示威抗議行動，在數周內已有超過 4 萬名政府人員參與，另有來自全國近 300 個城鎮的民眾高達數百萬人加入抗爭行列。2021 年初正值緬甸疫情最為嚴峻時期，由數千名醫護首先發動

⁷ 在 2020 年選舉中，全民盟在上、下議院共取得 346 個席次，超過總席次(644 席)的半數；軍方支持的「聯邦團結發展黨」(USDP)僅獲 25 個席次；全民盟獲得高達 83%得票率，更勝 2015 年得票率。

罷工行動以杯葛軍方奪權，深具影響力。醫衛人員佔政府機關約 10% 的人力，多數醫院及醫學院亦隨即響應關閉，並獲得其他政府機關參與，有部分機關甚有超過 90% 的公務員參與罷工活動；接續有工會與民間企業加入，約計 740 萬人響應罷工。社會各界的奧援風起雲湧，中產階級一改過往沉默，醫生、律師、銀行員、雜貨商等各行業人士勇於發聲抗議軍方政變顛覆民選政府之舉。⁸

在和平抗爭的階段，青年世代的聲援熱烈，校園及社會年輕族群使用大眾文化及新媒體的元素，譴責及反對軍事政變，深具詼諧的趣味性，經歷民主開放的 Z 世代認為非暴力示威抗議足以遏阻軍方奪權。未料面對大規模反對聲浪，2 月 9 日軍方正式進行武裝鎮壓，對示威抗議者施以暴行，一名 19 歲抗議青年妙推推凱（Mya The Thwe Khaing）在首都奈比多（Naypyidaw）中彈後不治身亡，成為軍變首位犧牲者。接續在 3 月初緬甸華人鄧家希（Kyal Sin）在曼德勒（Mandalay）遭軍方槍擊頭部死亡，成為這一波抗爭的轉捩點，民眾意識到軍政府無意放棄武力鎮壓手段，僅十餘日，遭軍方殺害死亡人數已達數百，超過兩千人遭濫捕迫害。⁹面對全國各地升高的示威抗議，軍方更加大鎮壓強度並施行無差別的逮捕及殺害，除異議人士外，亦擴大非法逮捕、虐待、夜襲等暴力行徑，迫害支持或參與抗爭的醫護、教師、社福人員等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員，並對平民施以暴力恫嚇、強制勞動及武力攻擊醫院與學校，此外也封鎖國際人道援助及取消社會福利，數月內已有近千名平民遭到殺害，其中包括婦女孩童，

⁸ “Resistance to Military Regime in Myanmar Spreads Across Country,” *US News*, March 15, 2021,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1-03-15/resistance-to-military-regime-in-myanmar-spreads-across-country>

⁹ Su Mon Thant, “In the Wake of the Coup: How Myanmar Youth Arose to Fight for the Nation,” *Heinrich-Böll-Stiftung E-Paper*, December 2021, pp.1-12;

劉忠恩和羅里·華萊士，〈專訪緬甸平行政府：背負國民血淚尋求國際支持，誓與軍政府打持久戰〉，《報導者》，2021 年 6 月 11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myanmar-coup-interview-national-unity-government>。

傷亡人數急遽增加中，人民身處嚴重暴力威脅。¹⁰

全民不服從運動是和平抗爭行動的起點，逐漸形成各方反對勢力參與的網絡平台，社會各界不僅反對政變，也擴大至終結軍人干政、廢除2008年憲法的訴求，對軍方強硬鎮壓形成國內外的牽制作用。青年族群的聲援行動形成有力的反對力量，延續、擴大社會抗爭的動能，形式涵蓋示威抗議、抵制軍方企業與國營彩券及大規模罷工，集結動員的速度及規模前所未見，逐漸成為凝聚抗爭行動的核心，透過各類倡議企圖杯葛癱瘓軍政府的運作，以期回歸民主體制，未期軍方更升高暴力鎮壓，揚言全面肅清反對勢力。¹¹2021年4月底，軍方實彈武力攻擊數以百名民眾，擴大濫捕殺害暴行，示威民眾轉入地下活動，青年社群則透過網路平台及多元媒介維繫抗爭能量，另亦有為數不少的青年領袖決定放棄和平抗爭手段，轉向武裝對抗路線，數千名的青年開始逃離城市進入邊陲地區或農村投入武裝活動。¹²

¹⁰ “Youth in the Spotlight as Analysts Ponder Fate of Myanmar’s Lost Generation,” *Mizzima*, August 2, 2022, <https://mizzima.com/article/youth-spotlight-analysts-ponder-fate-myanmars-lost-generation> ; Thin Lei Win, “How Myanmar’s Post-Coup Violence is Transforming a Generation,” *Nikkei Asia*, April 7, 2021, <https://asia.nikkei.com/Life-Arts/Life/How-Myanmar-s-post-coup-violence-is-transforming-a-generation> ; “Mom, Please Just Kill Me”: A World Looks Away from Myanmar’s Descent into Horror,” *CNN*, February 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1/31/asia/myanmar-coup-anniversary-rebel-groups-intl-hnk-ds/index.htm> ; “Myanmar Coup: The Young Rebels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the Future,” *BBC*, March 6,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6293923>

¹¹ “The Centrality of the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in Myanmar’s Post-Coup Era,” *New Mandala*, October 19, 2021, <https://www.newmandala.org/the-centrality-of-the-civil-disobedience-movement-in-myanmars-post-coup-era/>

¹² Emily Fishbein and Nu Nu Lusan, “Young, Rebellious and the Myanmar Military’s ‘Worst Enemy’,” *Aljazeera*, October 5,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5/young-rebellious-and-the-myanmar-militarys-worst-enemy> ; “Resistance to Military Rule in Myanmar Remains Steady 2 Years after Army Seized Power,”

遭罷黜的全民盟為對抗軍政府，於 2021 年 4 月成立全國團結政府，形同影子政府或平行政府的角色；5 月成立人民防衛軍（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的武裝部隊，9 月宣告發動對抗軍政府的人民保衛戰，自此正式進入全國武裝革命的階段。¹³事實上，在全國團結政府正式對軍方宣戰前的數月，¹⁴青年民運團體組成超過 300 個新的武裝團體，後來陸續併入人民防衛軍或與民族武裝團體合作。¹⁵公民不服從運動是和平抗爭的軸心，由民間力量扮演催生及主導的角色，全民盟的勢力遭致軍方箝制，無法組織抗爭運動，成立之初的角色限於尋求國際救援，功能有限，亦仰賴反軍權的公職人員協助建置教育及醫療等行政職能；另在反少數民族地區，亦有由地方機關成立臨時政府，以提供當地人民安全及基本設施。¹⁶

緬甸為多元民族的國家，¹⁷民族武裝團體長期被視為危及緬甸國家和平穩定的叛軍組織，與緬族（Bamar）主導的國家權力體系長期處於緊張關係，武裝衝突從未停歇，緬甸是歷時最久的內戰國家，¹⁸緬人普遍對叛軍組織存有敵意，因此對於阻遏叛軍的國防軍認為有存在必要，也接受軍方享有的優越地位。隨著軍方對人民進行血腥鎮壓，而出逃的青年獲得民族

<https://www.npr.org/2023/02/01/1153150529/resistance-to-military-rule-in-myanmar-remains-steady-2-years-after-army-seized>

¹³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Asia Briefing*, No. 174 (February 16, 2023), p. 11.

¹⁴ 三月隨著軍方升高鎮壓強度，相較於青年團體及少數民族武裝團體迅速採取武裝對抗，全國團結政府遲未能決定是否訴諸武裝途徑，在於非暴力抗爭為翁山蘇姬所推崇並實踐，在過去對抗軍政府的漫長過程，證明是有效策略，因此內部對於和平抗爭或武裝對抗的路線有所爭論。Khine,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Shaking the Dictator’s Throne,” <https://www.frontiermyanmar.net/en/non-violent-resistance-is-shaking-the-dictators-throne/>

¹⁵ Su, *op. cit.*, pp.7-8.

¹⁶ “The Centrality of the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in Myanmar’s Post-Coup Era,” *op. cit.*

¹⁷ 緬甸人口總數近 5,500 萬，有超過 135 個民族，緬人為緬甸的主要民族，人口總數約 3,000 萬人，佔緬甸總人口數逾半，另獲政府承認的七大少數民族包括：克欽族、克耶族、克倫族、欽族、孟族、若開族及撣族。

¹⁸ Andrew Selth, “Race and Resistance in Burma, 1942–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3 (1986), pp. 483-507.

武裝團體的庇護及作戰訓練，改變緬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¹⁹對於許多民運領袖而言，已經認知到對少數民族的敵意是被軍方宣傳長期洗腦造成的偏見，而獨裁專制及族群對立仇恨才是分裂國家的源頭，少數民族長期受到人權迫害同樣不應遭漠視，在對抗軍權及爭取民主上，少數民族將是合作的盟友，而非叛亂者，只有暴政才是為最大仇敵，這成為青年世代的新政治圖像。²⁰

二、青年世代集結與擴大反抗運動的動能

即使在缺乏統合的領導體系，緬甸民眾反動力道之大、未受軍方鎮壓而消退的因素分析，在於人民抗拒重返過去長達 50 餘年的軍事統治，軍方訴諸無差別的暴力戕害，引發不分全國不分男女老少的群起對抗，其中又以青年世代的抗爭行動最為顯著，與全民盟為首的反對力量「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 CRPH）²¹ 及「全國團結政府」成為和平抗爭時期的三大力量。²²在全國團結政府成

¹⁹ 緬甸自 1948 年獨立之初曾建立民主體制，然少數民族尋求獨立、自治的訴求與中央政府關係緊張，對國家體制的主張歧異難以調和，叛亂活動頻繁，政局動盪，1962 年尼溫發動政變奪權，緬甸進入長達五十餘年軍事獨裁，軍政府與民族武裝團體武裝衝突不斷，形成長期族群對立及仇恨關係。請參考: Nehginpao Kipgen, "Political Change in Burma: Transition from Democracy to Military Dictatorship (1948-62),"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6, No. 20 (2011), pp. 48-55.

²⁰ Saw Kapi, "Beyond the Coup in Myanmar: The Emerging New Politics of Gen Z," <https://humanrightsclinic.law.harvard.edu/beyond-the-coup-in-myanmar-the-emerging-new-politics-of-gen-z/>

²¹ 原訂於 2021 年 2 月 1 日上任的國會議員，自行組建了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 CRPH)，作為代表緬甸人民的議會，自行廢除 2008 年軍方發布的憲法，並於同年 4 月 16 日結合少數民族團體代表成立「全國團結政府」(NUG)，爭取國際支持其為緬甸唯一的合法政府，成為對抗軍政府的流亡政府，或稱影子政府或平行政府；遭軍方拘禁的溫敏及翁山蘇姬名義上仍分別續任總統及國務資政；軍方成立「國家行政管理委員會」(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 SAC)為軍政的指導機關，並宣稱全國團結政府為非法組織。參考自：林佾靜，〈緬甸軍事政變與失敗國家安全危機：東協的回應與辯證〉，《全球政治評論》，第 80 期 (2022 年)，頁 85 -135。

²² Su, *op. cit.*, p. 7.

形前，青年族群已成為引領社會運動的主力，帶動校園學子及民眾進行示威、罷工，訴諸公民不服從的行動，要求軍方回歸民主體制，長期被國家政治排除在外的草根力量大量匯聚，Z 世代的年輕人、²³LGBTQ 團體、工人、女性及少數民族的青年各以獨特方式參與抗爭，白天是罷工、示威、癱瘓交通與政府運作；晚上則敲打鍋碗瓢盆，宣誓對軍方堅決反抗；並運用大眾媒體、藝術創作等多元方式揭露軍政府暴行。²⁴

反軍事政變的抗爭逐漸擴大為象徵「緬甸之春」的革命運動，青年參與成為緬甸新一波民主運動的動能與特色，全球化下的網路連結，緬甸青年社群從各地民主抗爭中獲得啟發及策略思維如香港「反送中運動」及台灣「太陽花運動」等，並形成共同對抗威權壓迫的「奶茶聯盟」。²⁵青年世代具有的科技、網路及社會能動性的趨勢，展現在對抗軍政府的具體行動當中，也反映緬甸 2020 年啟動民主化進程，青年世代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無法忍受重返軍事獨裁、貧窮及高壓統治的國家體制。面對民間抗爭力量高漲，軍方無意退讓或和談，而是施以更強烈的鎮壓手段，迫害及殺戮仍持續，迄 2024 年止，已逾 6,000 人遭殺害，超過 2 萬人遭濫捕，軍方多次揚言以全面消滅異議人士為目的，²⁶其中數以千計介於 16 歲至 35 歲的青年遭到逮捕或殺害，軍方也圍捕青年社群的網路串聯行動，嚴格監控網路活動，並動輒以恐怖分子判刑入獄；逐戶清查恣意搜捕異議份子及迫害家屬親友，施以恫嚇威懾壓制各地支持民運的草根力量，數月餘，多

²³ 將於下文中敘明「Z 世代」的定義及特徵。

²⁴ 劉忠恩和羅里·華萊士，前引文；Syukron Subkhi, “The Youth Resistance towards Myanmar’s Military Coup,”

[https://asc.fisipol.ugm.ac.id/2021/09/24/the-youth-resistance-towards-myanmars-military-cou
p-efforts-of-young-generation-protest-through-art/](https://asc.fisipol.ugm.ac.id/2021/09/24/the-youth-resistance-towards-myanmars-military-coup-efforts-of-young-generation-protest-through-art/)

²⁵ Jordt, Than and Lin, *op. cit.*, pp. 17-19.

²⁶ “Myanmar: Four Years after Coup, World Must Demand Accountability for Atrocity Crimes,”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5/01/myanmar-four-years-after-coup-world-must
demand-accountability-for-atrocity-crimes/](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5/01/myanmar-four-years-after-coup-world-must-demand-accountability-for-atrocity-crimes/)

數城鎮已不復見有年輕居民在外走動。²⁷2022年7月 軍方處決4名政治犯，驚動各界，即便在過去數十餘年軍政時期亦未曾發生類此事件，預示軍政府將擴大暴力鎮壓的警訊。²⁸

全國團結政府在5月成立人民防衛軍，克倫、克欽等邊陲地區的民族武裝團體與軍方交火不斷，正式宣告和平抗爭轉入武裝對抗的路線，在此同時示威抗議的學生及社會青年也陸續進入農村及偏遠地區成為游擊民兵，²⁹首次形成跨民族的反抗軍事統治的全國反抗浪潮，打破以「緬族中心」（Bamar-centered）的政治與社會框架。各反對勢力的訴求有異，但是驅除軍政府及恢復民主體制是共同目標，促使異質族群間的對話與合作關係，全國團結政府的組成已呈現此一縮影。全民盟國會議員組成的「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成立的全國團結政府，主張為合法代表緬甸的政府，另同步廢除軍方主導的2008年憲法，並公布過渡期的《聯邦民主憲章》，平行政府的組成已與全民盟政府的權力結構及政治主張有所不同，呈現多元族群參與的特色，成員除全民盟外，也納入多個少數民族的領袖代表，如暫代臨時總統的副總統拉希拉（Duwa Lashi La）是克欽族人

²⁷ Emily Fishbein and Nu Nu Lusan, "Young, Rebellious and the Myanmar Military's 'Worst Enemy,'" *Aljazeera*, October 5,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5/young-rebellious-and-the-myanmar-militarys-worst-enemy>

²⁸ Sebastian Strangio, "Myanmar Junta Executes Four Political Prisoners, Courting Further Isolation," *The Diplomat*, July 25,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myanmar-junta-executes-four-political-prisoners-courting-further-isolation/>

²⁹ "Ethnic Armed Groups Unite with Anti-Coup Protesters Against Myanmar Junta," *Irrawaddy*, April 30, 2021, <https://www.irrawaddy.com/news/burma/ethnic-armed-groups-unite-anti-coup-protesters-myanmar-junta.html> ; Joe Wallen and Isaac Zoramsanga, "From Trainee Doctor to Guerrilla Warrior: How Myanmar's Youth Are Preparing for Civil War," *Telegraph*, August 13, 2021, <https://www.telegraph.co.uk/world-news/2021/08/13/trainee-doctor-guerrilla-warrior-myanmar-youth-preparing-civil/> ; "Resistance to Military Rule in Myanmar Remains Steady 2 Years after Army Seized Power," *op. cit.*

(Kachin)、總理曼溫凱丹 (Mahn Win Khaing Than) 是克倫族人 (Karen)、發言人兼國際合作部長薩沙 (Salai Maung Taing San) 則來自欽邦 (Chin State)。³⁰ 翁山蘇姬仍是影子政府名義上的首腦，閣員組成已偏向年輕化、多元化，少數民族及宗教代表占比逾半，女性閣員占 20%，另納入民族武裝團體、政黨、人權團體、公民社會團體、公民不服從運動及罷工委員會等為諮商對話與合作的對象，³¹ 這是緬甸近代史上首次出現最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治理體制。³²

參、緬甸青年世代在反抗運動的能動性

一、網路世代的青年族群特色

本文所指的「緬甸青年世代」主要為「Z 世代」的人口群體，泛指 1990 年代中末期至 2012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涵蓋校園學子及社會青壯階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之間，緬甸全國人口近 5,500 萬，超過三成人口介於此區間（參見圖一）。本文採取較為廣義定義，非單以年齡及身分界定，而是廣指深受數位科技及網路時代的影響，並經歷緬甸 2010 年的民主化進程及網路傳播快速的新世代，因此也涵蓋千禧年世代及 N 世代等深受網路社會影響的群體。緬甸的 Z 世代是第一代的網路世代，自小便接觸網路、手機及社交媒體，並熱中評論政治及社會問題，對於權利剝奪、政治宣傳、壓迫及社會不公的接受度普遍較低。³³ 緬甸的 Z 世代並非單一的同質群

³⁰ 劉忠恩和羅里·華萊士，前引文。

³¹ “The Centrality of the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in Myanmar’s Post-Coup Era,” *op. cit.*

³² Billy Ford and Ye Myo Hein, “For Myanmar, the Only Path to Stability Runs Through its Web of Resistance Forces,”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12/myanmar-only-path-stability-runs-through-its-web-resistance-for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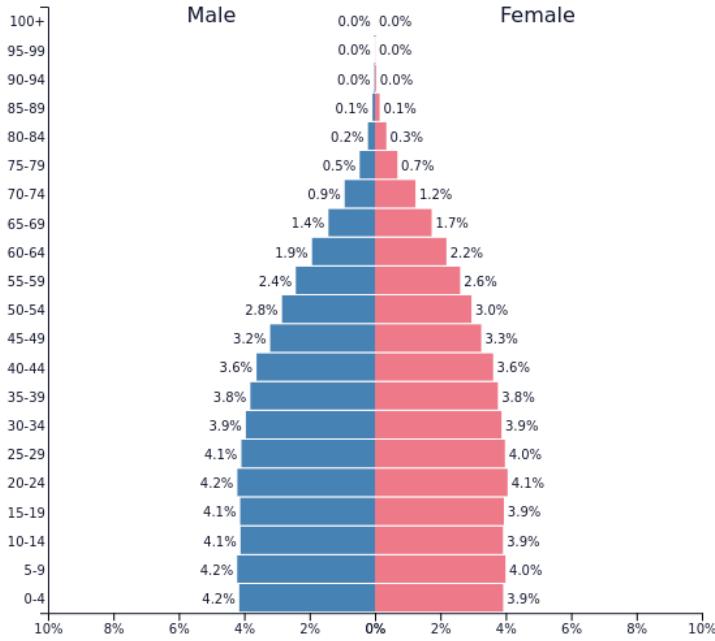
³³ Su, *op. cit.*, pp. 6-10; Rodion Ebbighausen, “Myanmar’s ‘Generation Z’ Take on the Military,” *Deutsche Welle*,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dw.com/en/myanmars-young-generation-z-protesters-take-on-the-military/a-5659>

體，源自城鄉、種族、宗教等差異而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及關切議題，但普遍具有公共參與的主動性，對於社會參與有更高的策略思維，近年在民主改革、公平正義及多元性別等議題上，青年族群發聲與參與的能動性十分顯著，熟諳社會倡議與連結的策略。³⁴這可解釋為何青年族群不僅限於對軍方奪權的憤怒情緒，亦能付諸行動，善用網路、數位科技及大眾傳播等工具擴大國內外奧援聲量，進行系統性的實體及虛擬的抵制行動。網路連結亦跨越城鄉鴻溝，緬甸有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農業青年人數眾多，農村動員亦十分活躍，大舉參與城市發起的線上抗議串聯及發動地區性的示威活動，手機及社群媒體的穿透力是為關鍵。³⁵

9995

³⁴ DB Subedi and Johanna Garnett, “How is Myanmar’s Military Coup Revealing the Youth’s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how-is-myanmars-military-coup-revealing-the-youths-changing-political-culture/>; Jesua Lynn, “Reawakening Generation Z in Myanmar,” <https://drivingchange.org/reawakening-generation-z-in-myanmar/>

³⁵ Hilary Faxon, Kendra Kintzi, Van Tran, Kay Zak Wine and Swan Ye Htut, “Farmers, Facebook and Myanmar’s Coup,” *New Mandala*, May 30, 2023, <https://www.newmandala.org/farmers-facebook-and-myanmars-c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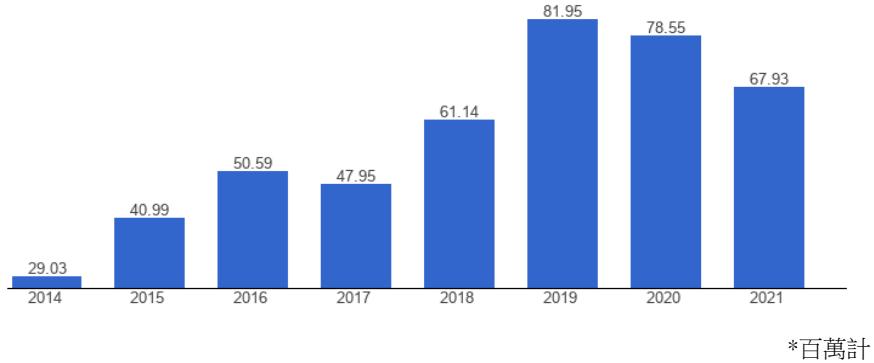


圖一：緬甸人口年齡及性別比例(2024年)

資料來源：“Myanmar Population 2024,”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myanmar/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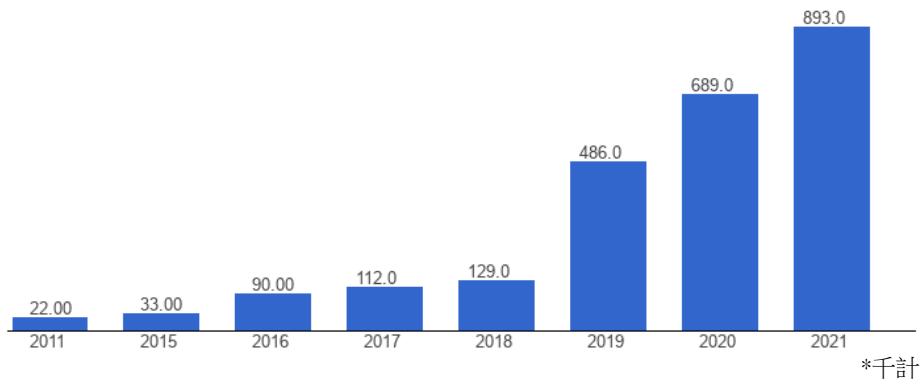
緬甸的電信傳播科技發展十分快速，手機及網路使用者成長迅速（參見圖二、圖三和圖四），已有近 9 成民眾可使用手機上網，慣於從社群平台獲取資訊。緬甸社交軟體中，臉書使用者超過 9 成比例，有超過 2,500 萬的臉書使用者，占全國人口 45%，25 至 34 歲是最大的使用族群（參見圖五），另臉書訊息亦成為社會大眾獲取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意味 Z 世代對於社會言論及跨域連結的影響力，可解釋自首都發動的全民不服從運動透過網路動員串聯，快速擴及全國城鄉各處的外溢效應。網路連結廣泛而深遠，不僅可進行動員全國示威，亦可提供不同族群間表達及凝聚理念及目標，鼓勵更多年輕人關心民主及參與抗爭，跨越實體限制進行大規模的串聯及行動網絡，³⁶這是與上個民運世代所具的特色與優勢。

³⁶ “How Activists Are Using Facebook in Myanmar for Democratic Ends, but Facebook Itself



圖二：緬甸行動電話用戶成長趨勢 (2014-2021 年)

資料來源：“Myanmar Mobile Phone Subscribers,”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BurmaMyanmar/Mobile_phone_subscrib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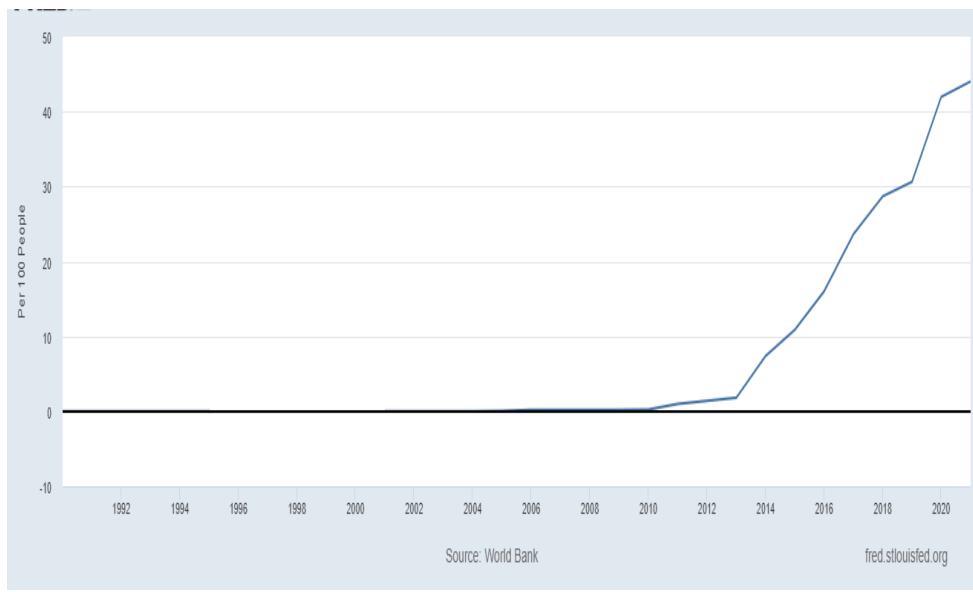


圖三：緬甸網路服務用戶 (2011-2021 年)

資料來源：“Myanmar Internet Subscribers,”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Burma-Myanmar/Internet_subscrib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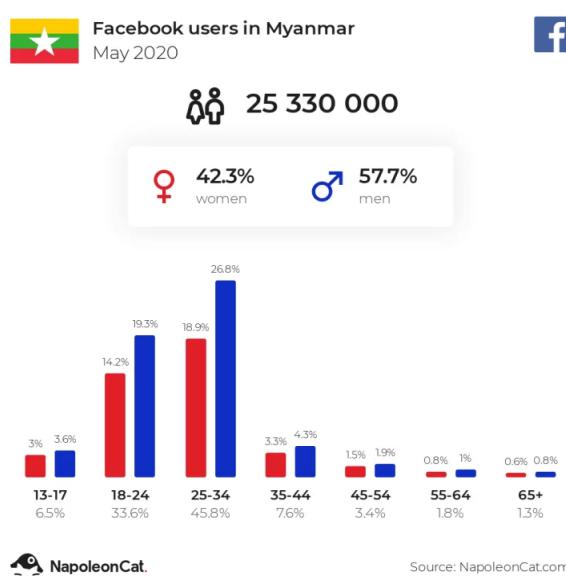
Also Facilitated Hate Speech,”

<https://blogs.lse.ac.uk/seac/2021/06/23/how-activists-are-using-facebook-in-myanmar-for-democratic-ends-but-facebook-itself-also-facilitated-hate-speech/>



圖四：緬甸網路使用者 (1992-2020 年)

資料來源：“Myanmar Internet Users,”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ITNETUSERP2MMR#>。



圖五：緬甸 Facebook 使用者比例分布 (2020 年)

資料來源：“Facebook Users in Myanmar,” <https://napoleoncat.com/blog/facebook-users-in-myanmar/#20>。

網路世代成長背景正值緬甸民主轉型及經濟成長快速的環境，享有較多政治及社會自由，勇於表現自我及批判思考，不易受限於軍方政治宣傳，較無法如上一世代忍受軍事獨裁及高壓統治。全國抗爭的擴大與緬甸人口結構亦有相關，緬甸人口偏向年輕化（參見圖一），對近十年的政治發展影深具影響。2020年11月的大選，Z世代青年約有500萬人是首次投票族群，多數支持翁山蘇姬領導的全民盟，也是全民盟獲得壓倒性大勝的關鍵因素，³⁷支持民主改革成為青年世代的主流思潮。緬甸自1962年進入軍事統治時期，期間發生兩次重大抗爭事件，一為1988年8月8日發生的學運（稱為8888事件），二為2007年由僧侶發起的「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嚴重通膨及經濟惡化係為導火線；³⁸但2月政變後的抗爭旨為反對軍事獨裁的復辟及維護民主體制，表現在對抗軍政府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的決心及具體行動，³⁹青年社群對軍方喊出的「你惹錯世代了」（You mess with the wrong generation），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反抗標語，呈現出緬甸青年世代的價值觀。⁴⁰相較於上世代對政治參與的畏懼保守態度，新世代的族群更傾向勇於發聲及對抗壓迫。⁴¹

公民不服從運動策略在於透過全面的罷工癱瘓國家運作，以迫使軍方

³⁷ Subedi and Garnett, *op. cit.*

³⁸ 陳鴻瑜，前引書，頁215-242。

³⁹ Oppy Mcpherson and Shoon Na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Risking All to Topple the Myanmar Junta,” *Reuters*, November 1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myanmar-politics-youth-resistance/>

⁴⁰ Judith Beyer, “‘You Messed with the Wrong Generation’: The Young People Resisting Myanmar’s Militar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you-messed-with-the-wrong-generation-the-young-people-resisting-myanmars-military/>

⁴¹ 緬甸於1962年至2020年軍事統治期間，軍政府採取高度政治及社會控制，威嚇箝制公民力量，民眾缺乏政治公共參與機會，視民主議題為禁忌。國內傳播媒體環境封閉，缺乏公共討論的場域與平台，另在國際制裁及孤立下，緬甸形同鎖國，除少數政治菁英外，青年世代遠離政治及社會運動。直至2020年民主改革進程開始，緬甸政治與社會管制鬆綁，公民社會力量才獲得釋放，民主開放成為國家發展議題。Jesua Lynn, “Reawakening Generation Z in Myanmar,” <https://drivingchange.org/reawakening-generation-z-in-myanmar/>

退讓，雖未能奏效，但是集結的社會動能轉入全國武裝對抗，亦屬青年族群最為活躍。在軍方關押的政治犯中，年輕人亦佔多數，多抱持不抗爭就去死、全國已無藏身之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信念，也因參與抗爭而遭到濫捕及暴力戕害。軍方射殺砲擊群眾，肅清威攝及迫害人權的行徑未曾和緩，傷亡人數激增，其中多為青年及婦幼族群，軍方虐待及殺害人民的行徑使得緬甸已成恐怖國家，這迫使青年抗爭持續擴大，並採取更為激烈的對抗手段，⁴²而青年領袖引領國際輿論，凝聚社會反抗勢力及抵制軍方的策略，已跳脫傳統民運的模式。⁴³

二、青年族群參與反抗行動的態樣

（一）全國串聯及動員的角色

政變之後，緬甸民間反抗力量迅速集結、擴散至全國各地，校園學子及社會青年所代表的 Z 世代及廣義的網路世代在這一波民運發揮主導角色，是催化社會動員的動力，也活躍於抗爭前線，⁴⁴積極參與街頭示威遊行、倡議杯葛軍方及網路串連，與最初由醫護人員發起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匯流。青年團體透過社群媒體號召群眾抗議形成社會輿論，重要的連結平臺如：`#civildisobediencemovement`、`#hearthevoicesofMyanmar` 與 `#rejectmilitarycoup` 等都是成功的行動串聯；此外發起募款活動支援支援公部門的不服從運動、抵制軍系企業及懲罰支持軍方等群眾運動，以各種方

⁴² 可參考相關影音及圖文的專題報導，Emily Fishbein and Nu Nu Lusan, “Young, Rebellious and the Myanmar Military’s ‘Worst Enemy’” *Aljazeera*, October 5,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5/young-rebellious-and-the-myanmar-militarys-worst-enemy> ; Sandi Sidhu, Jessie Yeung, Salai TZ and Ivan Watson, “Mom, Please Just Kill Me’: A World Looks Away from Myanmar’s Descent into Horror,” *CNN*, February 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1/31/asia/myanmar-coup-anniversary-rebel-groups-intl-hnk-ds/t/index.html> ; Lynn, *op. cit.*

⁴³ Thomas Kean and Hnin Thet Hmu Khin, “Why Inclusion Matters for Myanmar’s Resistance,” *The Diplomat*, March 06,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3/why-inclusion-matters-for-myanmars-resistance/>

⁴⁴ Subedi and Garnett, *op. cit.*

式切斷軍方的後援。⁴⁵軍方持續武力鎮壓，城鄉各地青年群眾開始自行武裝對抗軍警，同時也提出拒絕承認政變、廢除 2008 年憲法、制定新憲、接納少數民族等具體的政治訴求。⁴⁶網路平台成為全國串聯及動員的主要管道及策略，網路戰成為民運抗爭的新型態，軍方除箝制網路使用如封鎖與禁用臉書，也開發本土社群媒體以取代外國平台，另嚴打社交平台的異議份子，亦如街頭抗議人士動輒遭以顛覆國家及恐怖主義等罪名逮捕入獄，對於突破封鎖使用臉書等外國平台者亦處以重罰，臉書成為網路戰熱區，軍方採取全面監控及壓制的手段，這說明軍政府對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忌憚，採取肅清打壓的嚴厲手段。⁴⁷青年組織透過網路及社群媒體爭取話語權及獲取組織動員的資源，有利小眾團體的自主行動，如透過網路號召組成快閃宣傳隊，在民眾日常生活傳達軍政府暴行及呼籲群起對抗軍事獨裁，初期人數約在 40 人以下，隨軍方肅清加劇，人數縮減到 20 人以下，以利逃避軍警追捕。後期軍方封鎖網路及壟斷媒體，這些快閃隊伍便成為傳播訊息的重要媒介，透過大字報、街頭宣講及穿載寫有抗爭訊息的傳統服飾籠基（Longyi）到處行走，對社會各階層突破軍方的認知作戰。⁴⁸

青年族群活躍於各類抗爭活動，遂成為受軍方攻擊的主要群體。為逃避逮捕及追殺，許多青年份子進入叛軍掌握的地區尋求庇護或接受軍事訓練，再返回城市進行游擊戰。相較於上一世代訴諸的寧靜革命及非暴力抗爭，武裝反抗成為新世代對抗軍政府的主要型態。⁴⁹

⁴⁵ Fishbein and Lusan, “Young, Rebellious and the Myanmar Military’s ‘Worst Enemy’,” *Aljazeera*, October 5,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5/young-rebellious-and-the-myanmar-militarys-worst-enemy>

⁴⁶ Kean and Hnin, *op. cit.*

⁴⁷ “The Myanmar Junta’s War against Facebook,”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23/04/05/the-myanmar-juntas-war-against-facebook/>

⁴⁸ Mong Palatino, “A Closer Look into the Urban Resistance in Myanmar,” <https://globalvoices.org/2023/07/03/a-closer-look-into-the-urban-resistance-in-myanmar/>

⁴⁹ Tyler Giannini, Justin Cole and Emily Ray, “From ‘8888’ to ‘2121’: A New Generation of Resistance in Myanmar,”

（二）參與武裝對抗

在軍方對抗議群眾採取血腥鎮壓之後，青年社群隨即放棄和平抗爭的路線，認為對付蠻橫軍事政權，倘當權者對人民已不具憐憫，亦無意與各造進行和平談判，示威抗議等非暴力的途徑便已不具效力，特別當軍方採取無差別攻擊，婦女兒童及青少年的傷亡增加，成為青年族群轉向武裝對抗的成因，⁵⁰其中不乏 Z 世代的醫師、律師、網紅、詩人等陸續參與武裝反抗。軍方對反抗的少數民族地區開火，各地武裝衝突持續升高，青年武裝份子對軍方佔領區發動襲擊及游擊戰。⁵¹緬甸武裝反抗主力來自人民防衛軍及民族武裝團體，以及各地民防組織及游擊隊，各方武裝勢力並未統合，尤以民族團體仍以所據勢力範圍為戰鬥區域，始終未能形成全國團結政府所期建立聯邦軍隊的單一作戰體系，惟隨著全國內戰的升高，軍方升高攻勢，反對軍方政變的武裝團體與人民防衛軍的合作日益深化。

1. 接受民族武裝組織的協助

在全國的武裝對抗中，民族武裝團體最具軍事實力，成為阻遏國防軍的關鍵力量。緬甸有 20 餘個較具武裝規模的民族團體，包括長期與國防軍對抗及爭取獨立自治地位的叛軍組織，包括瓦邦聯合軍 (United Wa State Party, UWSP) 、撣邦進步黨 (Shan State Progress Party, SSPP) 、克倫民族解放軍 (Kare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KNLA) 、克欽獨立軍 (Kachin

<https://www.justsecurity.org/80039/from-8888-to-2121-a-new-generation-of-resistance-in-myanmar/>

⁵⁰ Ingyin Naing, “Exiled Myanmar MP: Oppression Only Strengthens the Youth Protest Movement,” *Voice of America*, February 3, 2023,

<https://www.voanews.com/a/exiled-myanmar-mp-oppression-only-strengthens-the-youth-protest-movement-/6946087.html>；該文專訪對象為緬甸流亡的國會議員西圖貌(Sithu Maung)，現為「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RPH)的對外發言人，亦為全民盟黨員及最年輕國會議員，前為民運學生領袖，因參與 2007 年的「番紅花革命」而遭軍政府判刑入獄至 2012 年。

⁵¹ Tharaphi Than, “Military Violence in Myanmar is Worsening amid Fierce Res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Ambivalenc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litary-violence-in-myanmar-is-worsening-amid-fierce-resistance-and-international-ambivalence-203646>

Independence Army, KIA) 等。⁵²自緬甸獨立迄今，長期與國防軍對抗的叛軍組織經過數十年的實戰經驗及兵力擴張，已具與軍政府抗衡的武裝勢力，惟向不會涉入民運，認為僅是緬族不同派系間的權力鬥爭。⁵³與中央政府交涉的經驗及各自政治目標也影響民族武裝團體對於政變及反抗行動的回應態樣，可分成三類，一為積極投入武裝對抗且支持國家的民主轉型，包括克倫、克欽及欽邦；二為持觀望態度，以擴張所屬地域勢力，主要為派系林立的撣邦；三為支持軍政府者，多為規模較小，力保生存偏安一角的組織。大力支持全國團結聯盟並形成盟軍的武裝組織有克欽獨立組織（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克倫尼進步黨（Karen 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欽民族陣線（Chin National Front）及全緬學生民主陣線（All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採取武裝對抗軍政府但與全國團結聯盟關係較不密切者包括阿拉干軍（Arakan Army, AA）、德昂民族解放軍（Ta’ang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及緬甸民族民主聯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NDAA）。⁵⁴

東南地區向為緬甸叛軍組織活躍的地區，也與緬甸民運發展關係深遠，成為出逃青年尋求庇護及接受軍事訓練之處，⁵⁵是首次緬甸的 Z 世代

⁵² Kawsar Uddin Mahmud, “Where Does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Myanmar Stand?” *South Asia Voice*, May 15, 2023,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where-does-the-resistance-movement-in-myanmar-stand/>

⁵³ David Brenner, “Rebel Politics after the Coup: Myanmar’s Ethnic Armed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Social Foundations,” <https://www.twai.it/journal/tnote-104/>

⁵⁴ Zachary Abuza, “Sustaining Funding for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Policy Paper: Asia & Indo-Pacific*, May 17, 2023,

<https://www.stimson.org/2023/sustaining-funding-for-myanmars-spring-revolution/> ; Priscilla Clapp and Ye Myo Hein, “Is Myanmar’s Junta Turning a Corner?”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8/myanmars-junta-turning-corner>

⁵⁵ Mazoe Ford, “Having Fled Myanmar’s Coup to the Jungle, These Young Activists Are Now Being Trained in Combat,” *ABC*, June 8, 2021,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6-08/myanmar-anti-coup-activists-being-trained-in-combat/100190212>

與少數民族交會在長期以往平行的地理空間。戰後少數民族力爭獨立、自治地位及平等待遇與軍政府長期處於緊張關係，衝突未曾停歇，使得緬甸成為戰後歷史最為悠久的內戰國家。⁵⁶ 2 月政變引發或升高叛軍團體與國防軍的武裝衝突，歷史仇恨、爭取政治權益及擴張勢力範圍等因素升高內戰的強度及範圍。

2. 加入人民防衛軍及民防組織

全國團結政府的人民防衛軍並無自屬兵力，而是透過號召青年加入及獲青年武裝團體聯盟共同對抗國防軍，⁵⁷ 全國各地軍隊逾三百，僅有部分完全接受影子政府的指揮，人民防衛軍號召全國揭竿起義共同對抗國防軍，徵召青年加入是重要策略。⁵⁸ 全民盟執政的時期，軍隊仍由敏昂萊把持，國防武力並未曾國家化。影子政府原本要透過建置人民防衛軍整合各方武裝力量，計畫成立單一指揮體系的聯邦軍隊，惟除少數武裝組織加入外，兵火強大的團體仍各有圖謀，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支持民運的民族武裝團體早在全國團結政府發動武裝革命前，已與國防軍展開駁火。3 月初，已有逃避追捕的城市青年進入叛地軍區接受軍事訓練後自組地方民防組織，或加入人民防衛軍。不僅民族武裝組織維持高度的自主性，各地的武裝團體亦各自運作，全國團政府始終未能如願建置統一指揮的聯邦軍隊，反而必須仰賴兵力強大的民族武裝團體如克欽獨立軍及克倫民族聯盟的奧援。⁵⁹ 加入人民防衛軍多為年輕學子或各行各業的社會青年，多數接受民族武裝組織的軍事訓練後，之後進入軍方掌控的區域突擊及包抄偏遠

⁵⁶ Terese Gagnon and Andrew Paul, “Myanmar has Never Been a Nation. Could it Become One Now?” *Aljazeera*, April 10,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1/4/10/myanmar-has-never-been-a-nation-could-it-be-come-one-now>

⁵⁷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⁵⁸ Abuza, *op. cit.*

⁵⁹ Ye Myo Hein, “Greater Military Cooperation is Needed in the Burmese Resistance Movement,” <https://www.stimson.org/2023/greater-military-cooperation-is-needed-in-the-burmese-resistance-movement/>

或勢單的軍方據點。⁶⁰

武裝抗爭持續迄今，反對勢力雖可與軍方抗衡，並掌握全國泰半區域，但是武裝反抗行動呈現分散、各自為政的局面，其中地方民兵組織就有兩百個，並不受影子政府所指揮管控，也無意與人民防衛軍整併，⁶¹如緬甸青年詩人出身的民兵領袖蒙桑哈（Maung Saungkha）於政變後成立緬族人民解放軍（Bama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PLA）為具代表性的獨立武裝團體，成員以緬族為多數，在對抗同樣以緬族中心軍政府的政治版圖中深具意義，⁶²亦顯示青年抗爭傾向維持獨立自主的特性。雖三大勢力的武裝力量始終未能整合為一，但隨著內戰持續，促使三者間擴大合作關係，首見緬族與少數民族間建立共同軍事行動。⁶³民防組織成為的區域抗爭的核心力量，亦具有地方治理及安全保障的功能，除少數民族所在地邊陲地區，緬甸的核心區域由七個緬族行政區所組成，直接受制於中央政府轄管，地方首長多為退休將領，軍方勢力龐大，因貪污嚴重，地方治理不彰。⁶⁴此外，軍政府 1962 年起的高壓統治帶給緬甸人民沉重夢魘，已有草根團體自組民防兵對抗軍方暴行，亦會建立如地方政府的公共組織取代貪汙失能的政府機關，提供當地人民基本所需及人身保障。2 月政變之後，這些組織發揮地方動員對抗軍方的中介功能，並成為地方青年投入場域，透過強化地方治理及提供公共服務，緩和政變內戰帶來的經濟及社會衝擊，藉以鞏固區域防線；此外，強化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在於箝制軍政府強行舉行

⁶⁰ “Myanmar: Four Years after Coup, World Must Demand Accountability for Atrocity Crimes,” *op. cit.*

⁶¹ Abuza, *op. cit.*

⁶² Shoon Naing and Poppy Mcpherson, “Myanmar Poet Turned Rebel Leader Seeks New Territory; Worries about ‘Ephemeral revolutionaries’,” *Reuter*, August 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myanmar-poet-turned-rebel-leader-seeks-new-territory-worries-about-ephemeral-2023-08-04/>

⁶³ Than, *op. cit.*

⁶⁴ Clapp and Hein, *op. cit.*

大選以求軍事統治的正當性。⁶⁵

肆、青年世代催化民運及政治文化的轉變

一、抗爭型態的多元化、跳脫傳統模式

青年世代在緬甸反對運動始終扮演重要角色，從獨立之初的反殖民、1958 年第一次的軍事統治、1988 年的學運及 2007 年番紅花革命，都可見青年參與的重要角色，亦曾遭致軍方血腥鎮壓。⁶⁶ Z 世代也承繼上一世代的學運精神及策略，罷工、示威遊行及成立平行政府組織都是新舊世代共同的作法，但新世代熟諳結合大眾文化及流行影音元素，如引用韓劇「魷魚遊戲」中三根手指做為反抗軍權的手勢，藉以諷諭軍政府，並大量在社群平台發佈軍方血腥鎮壓及虐待刑求人民的暴行，廣泛向各界傳達釋放翁山蘇姬、廢除 2008 年憲法、譴責中國杯葛聯合國譴責軍事政變等政治訴求。青年社團在社群媒體的聲援助燃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擴散，促使各地區自主關閉學校、政府機關、醫院及工廠及大眾運輸，停止上班上課；另透過社群平台成為民運組織獲得社會及國際資助的管道，用以支應組織動員及補貼罷工民眾的生活津貼。1988 年的學運，青年參與侷限於民運團體，鮮少擴及社會各界；番紅花革命則是以緬甸僧侶為抗爭主體，青年參與有限，且較不具影響力。相較之下，自政變爆發至今，青年參與擴及各類抗爭型態，影響所及日益顯著，⁶⁷ 不論在和平抗爭或武裝對抗階段，青年參與角色多元而顯著，涵蓋議題倡議、社會動員、跨國連結、軍事作戰、募款及情資蒐報、反制軍方的認知作戰等。此外，全國反抗行動匯聚來自不同社會背景、族裔及性別的青年透過多層次、多管道的連結，成為主導反

⁶⁵ Ibid.

⁶⁶ Richard Cockett 著，廖婉如譯，《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台北：馬可孛羅，2016 年)；Delphine Schrank 著，高平唐譯，《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台北：聯經，2016 年)；Lynn, *op. cit.*

⁶⁷ Naing, *op. cit.*

軍政府及爭取緬甸民主改革的力量，如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公司職員、勞工、網紅、詩人、克欽邦年輕礦工等共同參與抗爭行動，一起躲避軍方的催淚瓦斯及子彈。此次各方青年族群的集結，反映對民主的堅持外，相信草根力量可以拯救國家，因此化被動為主動，並發揮Z世代的優勢及特色。⁶⁸

新世代的抗爭行動特色展現在四個面向，第一、熟諳使用網路及社群平台進行倡議、串連及動員，網路空間成為民主抗爭的場域；第二為自主組織動員大增，並未完全依附在全民盟或另組新組織，而是透過多元管道進行不對稱的抗爭活動；即使翁山蘇姬遭拘禁，在缺乏整合的領導指揮體系之下，青年團體依舊能發展各自的抗爭策略，被稱為無政治領袖的反對運動；第三、民運領袖較少有政治領袖的光環且參與族群多元，長期以往，緬甸的民主運動繫於翁山蘇姬為首的緬族政治菁英階層，而在新一波民運中，涵蓋各社會領域、少數民族及城鄉的男女青年；第四、訴諸武裝對抗，改變翁山蘇姬所主張之非暴力抗爭的傳統，展現強烈捍衛民主自由的意志。⁶⁹

二、對翁山蘇姬領導的全民盟權力體系的影響與衝擊

後政變的民主抗爭，全民盟仍具政治代表性及國際角色，但青年族群成為更有畫面、聲音、話語權及國際能見度的角色，並引領社會各階層及少數民族年輕世代的廣泛參與，並逐漸改變由全民盟資深官員及少數民族領袖壟斷的緬甸政治版圖。隨著青年族群自主力量的崛起，相對凸顯全民盟角色的弱化，客觀限制在於翁山蘇姬等全民盟官員遭到拘禁或流亡海外，無法直接發揮領導影響力；另一長期因素則是青年世代雖然票投代表

⁶⁸ Wong, *op. cit.*; Mandhana and Solomon, *op. cit.*

⁶⁹ Subedi and Garnett, *op. cit.* ; Amy Gunia, “Aung San Suu Kyi Is Going to Prison. But the Resistance Has Learned to Fight Without Her,” *Time*, December 7, 2021, <https://time.com/6125862/myanmar-aung-san-suu-kyi-sentenced/>

民主派的全民盟、力主恢復民選政府，但是對於全民盟 2016 年至 2020 年的執政已生不滿及不信任，認為民選政府未能採取多元包容的政策及提升青年、女性及草根團體的公共參與，甚至視青年認為麻煩製造者，與軍政時期的保守政治思維無異。⁷⁰然而，在政變之後，青年世代的訴求對全民盟的決策產生實質影響，如緬甸常駐聯合國代表覺莫吞（Kyaw Moe Tun）在反對軍政府的公開演說中比出緬甸青年反軍變的「三根手指」手勢；另全國團結政府最終決定採取武裝對抗策略，亦深受大批青年接受民族武裝組織訓練並投入戰鬥所影響。此外，青年民運團體主張終止對羅興亞人及多元性別族群的歧視與暴力，⁷¹全國團結政府也開始正視羅興亞人的人權問題並制定賦予其公民身分的政策，⁷²另任命的人權部長昂繆敏（Aung Myo Min）為首位 LGBT 閣員，⁷³這反映出全民盟權力及決策體系對於新世代訴求的重視及回應，深知不論對抗軍政府或力求回歸執政都需要青年的力量，⁷⁴凸顯兩造相對位置的改變，青年反對力量已大於全民盟的政治版圖，強烈反抗力道並非全然來自對翁山蘇姬及全民盟的擁護，更是抗拒軍權及推動民主之新興動能的集結，這股動能也是全民盟兩度獲得大選壓倒性勝利的主因，現已轉入對抗軍政府的反抗運動，相較 1990 年代民運，已逐漸脫離翁山蘇姬的政治光環及全民盟領導模式。參與抗爭中不乏有不滿全民盟施政的青年領袖，尤批評翁山蘇姬縱容軍方對羅西亞穆斯林的嚴重人權迫害及公然為軍方辯護。⁷⁵全國團結政府的成立，翁山蘇姬及溫敏僅為名義上領袖，在外流亡的全民盟官員亦無法直接指揮境內抗爭，青年領袖反而在權力真空下發揮前所未來的影響力，訴諸全面抵制及武裝對抗

⁷⁰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pp. 3-7.

⁷¹ 有關緬甸羅興亞人問題研究，可參考：Francis Wade 著，洪世民譯，《羅興亞人：不被承認的民族，緬甸國族建構最危險的敵人》，（新北市：馬可孛羅，2021 年）。

⁷² 相較於全民盟政府對羅西亞危機的漠視，全國團結政府則是公開致歉並發布新政策，允諾終止羅西亞人權遭受迫害的情形。請參考：Giannini, Cole and Ray, *op. cit.*

⁷³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pp. 9-14.

⁷⁴ Kean and Hnin, *op. cit.*

⁷⁵ Gunia, *op. cit.*

的堅決作為也隱含了對於國際支持不足及翁山蘇姬執政的失望，⁷⁶認為國際冷漠造成軍政府的恣意妄為，非暴力抗爭已全然失效。

三、跨越舊政治文化及緬族中心的政治框架

緬甸的國家政治被稱為「年長男性的世界」（An Man's World），不論掌握權力核心的緬族或佔據邊陲地帶的民族武裝團體，內部權力結構都呈現強烈的父權主義及服從權威的保守政治文化。緬甸自 1948 年獨立後歷經短暫的民主及漫長的軍政時期，2010 年後進入民主改革，2015 年全民盟獲得首度執政，⁷⁷從軍事統治到民主轉型，緬甸的政治文化均深受父權主義的影響，由資深政治菁英主導的權威思維，青年及女性的角色長期受到壓抑青年角色向不受重視。⁷⁸翁山蘇姬成為少數的女性領袖是為特例，有其特殊歷史及政治背景，但仍未打破政治參與的年齡及性別鴻溝。

1988 年學運事件到 2020 年間民主抗爭時期被統稱為「翁山蘇姬年代」，係以翁山蘇姬為首的全民盟政治人物為主導，被視為緬甸民主運動的共主，2010 年登盛（Thein Sein）軍政府轉型為文人政府、2015 年全民盟獲得首次的政權，2020 年再次獲得大勝，創造獨特的女性領袖地位。惟全民盟政府的領導決策核心仍限縮在緬族中心及資深長者的權力結構，青年族群及少數民族仍在政治核心之外，對國家體制發展及民主轉型未具有影響力及話語權。2016 年至 2021 年全民盟政府期間，翁山蘇姬為唯一女性閣員，惟未能積極推動青年參政及婦女權益政策，⁷⁹緬甸國際地位及經濟成長雖不斷提升，但在內政議題未能改善貧窮及推動政治轉型，已損及社會支持，特別是青年及婦女族群；在人權議題上，長期遭到軍政府壓迫的少數民族如克欽族、掸族、若開族、羅興亞人等遭受的人權迫害亦未能

⁷⁶ Wong, *op. cit.*; Mandhana and Solomon, *op. cit.*

⁷⁷ 有關緬甸從軍事統治邁入民主化進程，可參考：林佾靜，〈緬甸與東協：接觸、交往與整合〉，《全球政治評論》，第 55 期(2016 年)，頁 107-142。

⁷⁸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p. cit.*, pp.1-28.

⁷⁹ *Ibid.*

獲全民盟政府改善，尤以翁山蘇姬在國際法庭為軍方對羅興亞的種族滅絕所做的辯護最受批評。⁸⁰全民盟的社會支持日趨鬆動，但作為民主派的代表，仍獲人民的選票支持，而後政變情勢凸顯此一矛盾。

各界青年個人與團體帶領的全國抗爭行動，形塑出無特定或單一政治領導者的反抗勢力，也打破過往翁山蘇姬主張的非暴力抗爭，而是直接訴諸武裝對抗以爭取緬甸民主，⁸¹除呈現民主轉型世代的特質，也反映對國際現實的回應，無法期待聯合國或大國的國際軍事介入，因此只能持續投入對抗。⁸²此外也首見緬族及少數民族聯合的政治及軍事合作，並呈現價值理念取向的聯盟關係，除反威權體制外，亦倡導族群及性別的平等，長久為政治核心所排除的族群也參與抗爭行動⁸³，民族團體也一改民運抗爭僅為緬族自家權力鬥爭的認知，許多民族武裝團體選擇正面支持或參與反抗行動。另一方面，緬人族群也不再視少數民族為叛亂份子，在同樣遭受軍政府的迫害後，對許多接受民族武裝團體庇護的緬族青年而言，後者更像「保護者」，⁸⁴進而意識到緬甸從未是一個完整的國家，長期以來受獨裁政體箝制，遭到中央政府邊緣化的民族團體已建立取代國家職能的治理體制並形同獨立政體；⁸⁵在對抗軍政府的共同目標下，不同族群擱置政治及社會歧異共同對抗軍政府，這是緬甸史上前所未見的跨族群的反抗運動，軍政府也未預料有此情勢，因為少數民族普遍不信任全民盟⁸⁶。青年

⁸⁰ Kyaw Hsan Hlaing, "Myanmar Politics Must Be Re-Made, Not Restored," <https://www.frontiermyanmar.net/en/myanmar-politics-must-be-re-made-not-restored/>

⁸¹ Giannini, Cole and Ray, *op. cit.*

⁸² "Gen Z's All-Out Battle for Democracy in Myanmar," *op. cit.*

⁸³ Jordt, Than and Lin, *op. cit.*, p. 32.

⁸⁴ Emily Fishbein, "In Myanmar, Resistance Forces Pursue Home Rul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31,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31/myanmar-coup-resistance-forces-governance-chin-state/>

⁸⁵ Gagnon and Paul, *op. cit.*

⁸⁶ Tom Fawthrop, "Myanmar's Ethnic Groups Join Together to Reject Military Rule," *The Diplomat*, February 27,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myanmars-ethnic-groups-join-together-to-reject-military-rule>

領袖也進入舊政治的決策體系，進而形塑出新政治型態，全國團結政府透過「全國團結諮商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nsultative Council）的機制與青年領袖建立制度化的對話合作關係，對驅除軍政府與武裝對抗策略、國家重建、民主政體形式可見青年族群的話語權及影響力，《聯邦民主憲章》的提出及賦予羅興亞身分認同政策就是具體實例。⁸⁷另一方面，在少數民族政治團體中，青年菁英對於所屬政黨或武裝組織決策也同樣發揮重要影響力，如勸服或施壓黨政高層支持民主派並採取武裝對決。⁸⁸動盪局勢下的緬甸，未來的新局將不再是翁山蘇姬及全民盟主導的單一局勢，或是受制於國際主導的政治方案，而是將納入更多青年與多元族群勢力，共同擘劃緬甸國家發展的路線，⁸⁹全國團結政府的組成即已跨越全民盟的權力結構，浮現多元民主治理的雛型。

四、青年世代對於後政變時代的影響力

軍政時期，翁山蘇姬成為各方反對勢力的共主，作為開國英雄翁山將軍之女、為領導全民盟的精神領袖，及擁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光環，翁山蘇姬的政治地位被視為絕對而難以取代，是緬甸民主圖騰，這成為歷屆軍政府首腦忌憚而急欲擺脫的魔咒，也成為敏昂萊發動政變的主要，認為只要翁山蘇姬持續主政，軍方權力就會不斷弱化乃至被奪權。敏昂萊同樣視翁山蘇姬為心頭之患，認為只要驅除伊與全民盟，就可重返軍事統治，惟未料青世代年填補全民盟的缺口引領社會反抗，轉而成為全國抗爭的主導者。⁹⁰

後政變時代情勢顯示緬甸政治發展的轉向，呈現在三個面向：其一、在民主抗爭過程，緬甸已跳脫翁山蘇姬為中心的政治格局，建構出後政變

⁸⁷ Kean and Hnin, *op. cit.*

⁸⁸ Gagnon and Paul, *op. cit.*

⁸⁹ Wong, *op. cit.*; Mandhana and Solomon, *op. cit.*

⁹⁰ Ebbighausen, *op. cit.*

政變迄今已逾四年，對於持續投入抗爭、甘冒艱險的青年世代而言，要求軍政府釋放翁山蘇姬或停火和談已非唯一目的，終極訴求在於重建緬甸的國家認同及民主體制。⁹⁷緬甸青年世代在反抗軍政府的動能進一步催生民主社會的新興動力，凸顯網路世代及草根團體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正在深刻影響緬甸未來政治發展，雖然與國防軍的衝突尚未平息，全國團結政府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及政治團體、各界的草根團體及青年領袖已著手組建新的聯邦國家體系。⁹⁸

伍、結論

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發動 2 月軍事政變，凍結緬甸自 2011 年以降的民主化進程，推翻翁山蘇姬領導的文人政府，係對全民盟近十年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進行的一次大反撲，極力恢復軍事統治的體制。探究軍方發動政變主因在於深懼軍權遭到弱化及邊緣化，面對全民盟大選連續壓倒性勝利意味民主派將取代軍方權力及利益，惟恐著手廢除 2008 年憲法，因此於新國會就任首日，即以選舉無效為由罷黜全民盟政府，並以憲法為名重新舉行大選，順應由軍方重新執政，未料引起全國抗爭浪潮，在全民盟行動受到牽制的權力真空下，由醫護人員首先發難，推動「全民不服從運動」揭開全國抗爭的序幕，接續獲得廣泛青年族群的響應，並催生「緬甸之春」的革命思潮。軍方採取暴力鎮壓手段，卻未能壓制社會反抗，反而迫使反對勢力放棄以和平抗爭為單一途徑，轉向武裝對抗的路線，抗爭學生、民運領袖也從街頭示威抗議進入農村、叢林及邊陲地區等，參與各方的武裝活動，促使青年族群與少數民族的合流，來自不同社會背景、族裔、地區、宗教及性別的年輕世代，成為領導全國抗爭的活躍行動者，在民主

pp. 137-142.

⁹⁷ Hlaing, *op. cit.*

⁹⁸ Fishbein, *op. cit.*

倡議、組織動員、國際連結、武裝對抗及地方治理的抗爭行動中都發揮充沛的能動性。

新世代的青年族群主要由 Z 世代組成，成長於緬甸民主轉型及網路社會蓬勃發展時期，享有上世代所缺乏的自由言論、公共參與、數位連結及多元大眾文化，因此再難接受軍事獨裁的復辟，對軍事政變的強烈反動超乎國內外各界預期，這涉及主客觀因素，緬甸人口結構偏向年輕化，年輕族群向來支持民主派，反對軍事統治，這也是全民盟可以連續大選獲勝的重要因素。此外，緬甸網路普及化發展迅速，兩者結合之下，便可見青年社群迅速的組織動員及行動連結能力。國際社會關切翁山蘇姬的動態的同時，青年族群抗爭行動的模式亦備受關注，翁山蘇姬與全民盟也公開肯定青年世代已成為對抗軍政府的不可或缺力量。

軍方向來視翁山蘇姬為頭號敵人，認為只要消除翁山蘇姬及全民盟的影響力，將可重新壟斷國家權力，因此敏昂萊無視國際制裁及東協要求釋放翁山蘇姬的施壓，立場始終強硬，惟未料遭遇青年勢力強勢崛起並群起奮戰，政變四年餘，仍深陷各方牽制，來自校園及社會各界的青年持續加入人民防衛軍、民兵組織及民族武裝團體在全國各地參與作戰，掌握全國泰半區域，對國防軍造成壓制。政變前，緬甸內戰衝突僅囿於邊陲地帶，然政變後數月餘已擴大為全國規模，這是緬甸獨立以來首見的全面武裝狀態。來自各方的反抗軍並未整合於單一指揮作戰體系，雖有全民盟結合少數民族代表成立的影子政府及建置軍隊，但未能整合各方武裝勢力，並未形成上一世代以翁山蘇姬為單一政治領導模式，而是呈現多元與異質的抗爭態樣，涵蓋資深的緬族政治菁英及新興的青年領袖，驅除軍政府已非唯一目標，而是納入更多政治訴求如多元民族平等、青年及婦女政治參與、正視羅西亞人人權迫害問題，具體作法包括廢除 2008 年憲法、訂立新憲及賦予羅西亞人合法身分，總言之，在於推動多元族群共同建立緬甸民主聯邦為願景，企圖跳脫緬甸長期以來的父權主義的政治舊習。

在 1990 年代以降爭取民主過程中，係以翁山蘇姬為核心角色，全民盟

為主要反對勢力，翁山蘇姬獲得釋放與否被視為關鍵指標。待全民盟於2015年首次獲得執政，2020年底大選亦再次獲勝，從軍權到民主轉型，緬甸國家權力始終集中於全民盟及軍方人士所屬的緬族資深政治菁英，青年族群及少數民族的角色遭致邊緣化。在緬甸過往的民主運動中，鮮見少數民族的參與，認為民運僅是緬族間的權力鬥爭，不論哪一派勝出都無益少數民族權益的提升。而在2月政變之後，除民族武裝團體加入戰鬥之外，緬族之外的青年亦積極參與全國抗爭行動，形成緬族與少數民族青年世代的聯合行動，其等已不再為翁山蘇姬或全民盟而戰，而是為了民主自由及平等而戰，認為後政變時局將是推動建立民主聯邦、獲取政治參與及改善不對等地位的契機，這成為青年世代迄今仍不放棄的動機。當前國防軍與各方反抗武裝仍在對峙中，衝突情勢持續，軍政府一方面利誘拉攏中間勢力，如遊說全民盟人士及少數民族團體領袖與軍政府建立合作關係，並向國內外宣傳此係為衝突解決的途徑，企圖勸服武裝反對勢力棄械和談，然對於多數青年及民族武裝團體而言，徹底驅除軍事獨裁及反壓迫，無法接受軍方再次執政或全民盟前所採行文武合體的折衷，主張建立多元包容的民主國家才是最終方案。

全國武裝衝突情勢持續升高，國防軍挾其重兵優勢仍無法致勝，在與民族武裝及人民防衛軍的對峙中僅掌控全國不到三成的區域，敏昂萊政權迫於國際制裁導致經濟惡化，另急於儘速舉行大選確立政變合法性，開始尋求其他可行策略，軍方前判刑翁山蘇姬19項罪名的刑期共33年，前於2023年8月1日發布特赦其中5案，減刑6年，總統溫敏同獲特赦；另先前7月亦獲准泰國外長與翁山蘇姬的會面，是政變以來首位獲允的外國官員。⁹⁹此舉被視為軍方為尋求歐美解除制裁及外交承認所釋出的善意，特

⁹⁹ Kate Lamb, “Thai Foreign Minister Says He Met with Aun San Suu Kyi,” *Reuters*, July 12,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hai-foreign-minister-says-he-met-with-myanmars-jailed-leader-suu-kyi-2023-07-12/>

別為能與東協關係的正常化；¹⁰⁰另一方面則是企圖緩解國內反抗高漲及轉移武裝對抗的失利，以爭取儘速重新辦理大選的時機。然而，當青年及民族武裝勢力主導民運的力道日益增強，意味翁山蘇姬及全民盟的角色更加弱化，因此軍方打出的「翁山牌」是否將如前奏效？或將成為過時思維？¹⁰¹可預期的是，取而代之的新勢力之一將是來自青年世代引領的民主思潮。

對應後政變時期的整體情勢發展，軍政府採取兩面策略，對外為解除國際制裁，形塑反抗團體為恐怖組織，軍政府為衝突解決的角色，另尋求中國、俄羅斯等政治及外交奧援；對內則是軟硬兼施，一方面拉攏中立的政黨及民族武裝團體支持軍政府，並強行運作舉行全國大選；另一方面則持續鎮壓肅清反對勢力，各造武裝衝突仍持續升高。敏昂萊在 2023 年 3 月的閱兵大典再次揚言要全面消滅反對政變如全國團結政府等恐怖勢力，確立軍政府無異與全民盟和談或讓渡權力之強硬立場。¹⁰² 軍政府持續對反抗勢力進行軍事鎮壓，傷亡人數持續增加，2023 年死亡人數近 1,700 人，2024 年增加近 1,900 人，衝突情勢下的人道危機不斷加劇。¹⁰³ 2024 年 2 月軍方發布徵兵令，強召 18 至 35 歲男女當兵，顯示升高全國軍事動員的訊號，引發年輕人的反抗與出逃。¹⁰⁴

¹⁰⁰ Sebastian Strangio, “Why Did Myanmar’s Military Reduce Aung San Suu Kyi’s Prison Sentence?” *The Diplomat*, August 2,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why-did-myanmars-military-reduce-aung-san-suu-kyis-prison-sentence/>

¹⁰¹ 許多觀察分析指出，緬甸軍政府操作翁山蘇姬的模式已不具效益。參見: Sui-Lee Wee, “Aung San Suu Kyi’s Prison Sentence Reduced in Myanmar,”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01/world/asia/aung-san-suu-kyi-pardon-myanmar.html>

¹⁰² “Myanmar Military Pledges Decisive Action against Opponents,” *Aljazeera*, March 27,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3/27/myanmar-military-pledges-decisive-action-to-crush-opponents>

¹⁰³ “Myanmar: Four Years On, Coup Leaders Ramp Up Violations to Unprecedented Levels, UN Finds,”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5/01/myanmar-four-years-coup-leaders-ramp-violations-unprecedented-levels-un>

¹⁰⁴ “Myanmar’s Military Rule is Crippling Hope for Young People Like Never Befor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yanmars-military-rule-is-crippling-hope-for-young-people-like>

綜觀緬甸情勢發展，2024年民族武裝勢力獲得重大攻勢進展，各方反抗軍掌控全國逾40%區域，軍方則僅控約20%區域，已失去對少數民族及邊境區域的控制。¹⁰⁵然而短期之內，軍政府掌權的僵局卻難以改變，並將以翁山蘇姬及恢復國家和平穩定為對內及外交談判籌碼。對於如火如荼投入抗爭的青年團體而言，翁山蘇姬是否將獲得釋放以及全民盟的回歸都已不再是唯一選項，而是訴求整個國家的翻轉及革新。青年世代在反抗軍事獨裁所展現的主導角色，不僅形成是緬甸民主的新動能，同時也顯現緬甸「舊政治」與「新政治」的對抗關係，抗爭目的不僅在於恢復民主體制，更希望擴大青年的政治參與及確保民自由生活方式，並打破歧視與偏見的社會對立。這呈現在跨族群的對話合作的新政治模式，逐漸跳脫軍方或全民盟單一主導或相互抗衡的權力格局，將影響日後緬甸國家體制重建及民主發展進程。

責任編輯：張芸瑄

-never-before-250128

¹⁰⁵ “Civil War in Myanmar,”

<https://www.cfr.org/global-conflict-tracker/conflict/rohingya-crisis-myanmar>

